



知堂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周作人自编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知堂文集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知堂文集/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58-9

I. 知...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85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知堂文集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12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58-9/I·624
定 价	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知堂文集》

止庵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周作人日记云：“上午编《知堂文集》目寄给一渠。”一月十一日云：“上午校阅《知堂文集》稿，作刊误表，寄给一渠。”同年三月，该书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夜读抄》所收《苦茶庵小文·与某君书》说：“天马书店详细未知，因有浙五中旧生在内，命自选一集，故以《知堂文集》予之，原来只是炒冷饭，亦无甚意思也。”其中篇章，多选自己出版各种集子，计《自己的园地》二篇，《雨天的书》十篇，《泽泻集》三篇，《谈龙集》三篇，《谈虎集》八篇，《永日集》二篇，《看云集》七篇，《过去的生命》六篇，新收录者只有《知堂说》、《穷袴》和《糸鱼川》三篇，均作于一九三二年。

三十年代初，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还对自己此前一个时期（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加以总结，讲演《中国新文学

的源流》是为一例，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除本书外，还有《儿童文学小论》、《周作人书信》和《苦雨斋序跋文》）的编辑出版又是一例。后者之中，又以《知堂文集》最具代表性质。这里打算展现的，与其说是“过去的东西”，不如说是“留下的东西”，体现了作者此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真正进入了成熟期）的一种自我意识。这也是本书最大价值所在。选取的眼光很宽泛，同时顾及到文学因素与思想因素；以文体而言，则囊括了诗歌、随笔、杂文，除长篇论文外，几乎涉及曾经采用过的所有样式。并且收有两篇译作，周氏曾在《永日集·序》中说：“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此处还是这个意思。在作者现在仍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展现了写作风格的较多侧面，亦即《序》中所谓“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检点所选诸篇，作者又似乎对三方面尤有侧重：一是讨论某些文化问题如妇女学、儿童学、民俗学等之作，一是“趣味之文”或曰闲适小品，一是所谓“别扭的写法”的一路文章。这些或许是他当时最感满意的了。

前面谈到“自我意识”，这多少也可以从“不选什么”窥知一二。首先，“文学小店”已经关门，文学批评之作概未入选；其次，“希望反动会匿迹，理性会得势的心思，现在却变了，减了”（《谈虎集·后记》），带有“梦想家”和

“传道者”色彩的文章概未入选；第三，“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永日集·序》），锋芒毕露的社会批评之作概未入选，大致说来，原先的文学批评家和（直接面对社会的那个）社会批评家的形象，似乎已经不复为作者所乐意接受。不久之后，他说：“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夜读抄·后记》）这实际上也是周氏希望通过编选《知堂文集》展现给读者的形象。总而言之，葆有一己情趣，吸纳各种知识，坚持文化批判，如此而已。当然上述第三点也具有文学意义，那些明白晓畅的杂文概未入选，这或许也表明作者对自己此前散文风格的某种取舍。周氏此时自号“知堂”，其意义见于《知堂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涉及“知”的层面，“是知也”即拥有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智”；“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涉及“言”的层面，其中的“知”都是“智”。这是一个由“知”而“智”的过程。不写文学批评，近似“不知为不知”；不写社会批评，仿佛“默而当”；至于文章新的内容和新的写法，则体现了“知之为知之”和“言而当”罢。

此次据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前有图版两页，其一为“作者近影”，其一为“作者原稿之一”即《糸鱼川》手稿。序二页，目录四页，正文二百

六十二页。目录、正文中“序”原作“知堂文集序”。目录中，“夏夜梦抄”和“三礼赞”各小题原未列出。



目 录

序	(1)
知堂说	(3)
过去的生命	(4)
一年的长进	(5)
我学国文的经验	(7)
胜业	(12)
沉默	(14)
伟大的捕风	(17)
闭户读书论	(21)
天足	(24)
小孩	(26)
小孩	(28)
上下身	(30)
萨满教的礼教思想	(33)

北沟沿通信	(36)
教训之无用	(43)
摆伦句	(45)
体罚	(47)
死之默想	(51)
死法	(55)
碰伤	(59)
前门遇马队记	(62)
论居丧	(64)
希腊神话引言	(72)
谜语	(80)
猥亵的歌谣	(84)
俺的春天	(91)
慈姑的盆	(95)
秋风	(96)
故乡的野菜	(97)
北京的茶食	(100)
吃茶	(102)
鸟声	(106)
谈酒	(109)
乌篷船	(113)
吃菜	(116)
苍蝇	(121)
苍蝇	(125)

虱子	(126)
两株树	(132)
荣光之手	(137)
穷袴	(144)
夏夜梦抄	(151)
序 言	(151)
一 统一局	(152)
二 长毛	(153)
五 汤饼会	(155)
六 初恋	(157)
三礼赞	(159)
一 娼女礼赞	(159)
二 哑巴礼赞	(163)
三 麻醉礼赞	(166)
糸鱼川	(169)



序

知堂的意义别有说，在集内，兹不赘。我所怕的是能说不行，究竟我知道些什么呢，有那些话我说得对的呢，实在自己也还不大清楚。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很是有限，大约不过中学程度罢，关于人文科学也是同样的浅尝，无论那一部门都不曾有过系统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为一个学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浅，不配变做一个信徒。我对于信仰，无论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羡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觉得十分的烦难，或者可以说是因为没有这种天生的福分罢。略略考虑过妇女问题的结果，觉得社会主义是现世唯一的出路。同时受着遗传观念的迫压，又常有故鬼重来之惧。这些感想比较有点近于玄虚，我至今不晓得怎么发付他。但是，总之，我不想说谎话。我在这些文章里总努力说实话，不过因为是当文章写，说实话却并不一定是一样的老实说法。老实的朋友读了会误解的地方难免也有罢？那是因为写文

章写得撇扭了的缘故，我相信意思原来是易解的。或者有人见怪，为什么说这些话，不说那些话？这原因是我只懂得这一点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说霸道罢了。所说的话有的说得清朗，有的说得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这是我可以保证的。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知堂说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过去的生命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枝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四月四日在病院中。



一年的长进

在最近的五个礼拜里，一连过了两个年，这才算真正过了年，是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年了。回想过去“猪儿年”，国内虽然起了不少的重要变化，在我个人除了痴长一岁之外，实在乏善可陈，但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毫无长进，这是我所觉得尚堪告慰的。

这一年里我的唯一的长进，是知道自己之无所知。以前我也自以为是有所知的，在古今的贤哲里找到一位师傅，便可以据为典要，造成一种主见，评量一切，这倒是很简易的办法。但是这样的一位师傅后来觉得逐渐有点难找，于是不禁狼狈起来，如瞎子之失了棒了；既不肯听别人现成的话，自己又想不出意见，归结只好老实招认，述蒙丹尼（Montaigne）的话道“我知道什么？”我每日看报，实在总是心里胡里胡涂的，对于政治外交上种种的争执往往不能了解谁是谁非，因为觉得两边的话都是难怪，却又都有点靠不住。我常怀疑，难道我是

没有“良知”的么？我觉得不能不答应说“好像是”，虽然我知道这句话一定要使提唱王学的朋友大不高兴。真的，我的心里确是空渐渐的，好像是旧殿里的那把椅子，——不过这也是很清爽的事。我若能找到一个“单纯的信仰”，或者一个固执的偏见，我就有了主意，自然可以满足而且快活了；但是有偏见的想除掉固不容易，没有时要去找来却也有点为难。大约我之无所知也不是今日始的，不过以前自以为知罢了；现在忽然觉悟过来，正是好事，殊可无须寻求补救的方法，因为露出的马脚才是真脚，自知无所知却是我的第一个的真知也。

我很喜欢，可以趁这个机会对于以前曾把书报稿件寄给我看的诸位声明一下。我接到印有“乞批评”字样的各种文字，总想竭力奉陪的，无如照上边所说，我实在是不能批评，也不敢批评，倘若硬要我说好坏，我只好仿主考的用脚一踢，——但这当然是毫不足凭的。我也曾听说世上有安诺德等大批评家，但安诺德可，我则不可。我只想多看一点大批评家的言论，广广自己的见识，没有用硃笔批点别人文章的意思，所以对于“乞批评”的要求，常是“有方尊命”，诸祈鉴原是幸。

十三年二月。



我学国文的经验

我到现在做起国文教员来，这实在在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古怪的，因为我不但不曾研究过国文，并且也没有好好地学过。平常做教员的总不外这两种办法，或是把自己的赅博的学识倾倒出来，或是把经验有得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但是我于这两者都有点够不上。我于怎样学国文的上面就压根儿没有经验，我所有的经验是如此的不规则，不足为训的，这种经验在实际上是误人不浅，不过当作故事讲也有点意思，似乎略有浪漫的趣味，所以就写他出来，这给《孔德月刊》的编辑，聊以塞责；收稿的期限已到，只有这一天了，真正连想另找一个题目的工夫都没有了，下回要写，非得早早动手不可，要紧要紧。

乡间的规矩，小孩到了六岁要去上学，我大约也是这时候上学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灯笼，上书“状元及第”等字样，挂生葱一根，意取“聪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课，先生必须是秀才以上，功课则口授《鉴略》起首